

大运河文化论坛·让诗经文化“活”起来

“毛诗”故里唱响《诗经》

——沧州市“秋季村晚”《诗经》主题演唱诵读音乐会河间演出侧记

本报记者 魏焕光



演员演唱《国风·郑风·子衿》 汪海升 彭坤 摄

次有益尝试。演出以《诗经》原创音乐作品为主，加上传统的歌诗诵唱和《诗经》朗诵节目。依据《诗经》编成的现代歌曲来到君子馆村演出，是相隔2000多年后传统与现代的一次文化交融，具有极其特殊的文化意义。

诗经文化融入乡风民俗 “毛诗”发祥地抒写千年诗情

正如石松林所言，君子馆村与《诗经》的确有着长达2000多年的不解之缘。诵唱《国风·王风·黍离》的演员王贞国，是距君子馆村几里地的东诗经村人，热爱书画和诗经文化的他，在演出后向记者说起了当地几个村庄和《诗经》的深厚渊源。他说，孔子删定《诗经》后传给了子夏，又几经传承传给了毛亨。然毛亨生不逢时，遇始皇“焚书坑儒”，遂从鲁地逃至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的武垣县（今河间市，当初属赵国的北部），隐姓埋名，聊度余生。时代巨变，随着西汉政府废除秦始皇焚书时所颁《挟书律》，毛亨才重新著书，整理编纂《诗经诂训传》，并口授给侄子毛萇，让他安心传授弟子。后来传诗的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中只有毛诗流传下来，尤显珍贵。为纪念毛亨、毛萇保护传播诗经的伟大功绩，当地人把毛萇最初讲解《诗经》的村子改名叫“诗经村”，刘德为毛萇讲解的“君子馆”渐渐形成村落，命名为“君子馆村”，毛亨生活居住过的村子取“崇敬河间王刘德”之义改叫“崇德里”，清雍正年间方改为今天的村名“三十里铺”。

听完王贞国的讲述，历史变得更加触手可及。与《诗经》有关的这几个村子相隔数里，鸡犬相闻，阡陌相通。人们行走的村道，或许就是当年小毛公的讲学之路，他不为碎银几两，只为天地正心，为往圣继绝学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传诗授道，方便《诗经》在这里保存下一颗火种，在后世燃遍华夏神州乃至世界。

与《诗经》的风光无限相比，这片毛诗的发祥地似乎偏僻落寞了些。可转念一想，或许正是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品格才孕育出了《诗经》文脉，才使诗经文化虽遭重挫而力量积蓄，最终绽放光芒、泽被后世。君子馆村党支部书记杜亚明说，至今，当地村民还深受诗经文化影响，孩子取名、婚礼形式、相互交谈时还有着深刻的《诗经》烙印。

演职人员来自文化志愿者和业余演员 因弘扬诗经文化结下诗情

这场村晚的演员既有孩童也有老者，人

数近120名，阵容庞大、表现不俗，但令记者意外的是，他们都不是专业团体的演员。

现场导演赵春伟告诉记者，这些演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化志愿者和业余文艺团体的爱好者，但他们都具备专业的表演水准。为了今年6月的《诗经》音乐会首演和这次登台，他们冒着酷暑排练，不计报酬甚至自费购置演出用的汉服，表现出了很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积极性。

整台村晚的作曲编曲、我市著名音乐家常连祥，也将演出的成功归结为大家的精诚合作、无私奉献。他说，全体演职人员对故乡和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，从各个岗位、各个地方走上同一个舞台，他写的曲调加入了大家对《诗经》的个人理解后被演绎得更加完美。歌舞、诗朗诵、男声小合唱、女声小合唱、男女声二重唱、女声独唱、男声独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精彩纷呈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曾受教于常连祥的演员刘飞，是沧州市实验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，他用低沉浑厚的歌喉把《子衿》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说，在常连祥老师弘扬家乡文化精神的带动下，他和搭档穆洋加入了这个演出团队，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磨合，从动作、站位、表情都进行了切磋。他说，能担负起弘扬诗经文化的新使命、回报老师的培养，感到很光荣。

《诗经娃》节目的领队、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校长赵增成告诉记者，他们学校作为沧州市《诗经》传承基地，始终以传承诗经文化为己任，每学期各班都会举办《诗经》诵读比赛，让每一名学生在心中种下诗的种子。今后他们会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诵《诗经》、写《诗经》、画《诗经》、剪《诗经》、唱《诗经》、演《诗经》等一系列活动，把《诗经》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

河间市文化馆馆长闫亚州畅谈了观后感，他说，《诗经》以艺术的形式走进《诗经》故里，为河间和沧州打造诗经文化名片营造了更加浓厚的氛围。传承《诗经》既要有学术也要讲艺术，既要讲形式更要重内涵，守正不守旧、尊古不复古，要把诗经文化中那种质朴的人文精神植入群众心田。河间文化馆正在搜集整理关于《诗经》的文艺节目，进行线上展播。

接受采访时，演职人员的每句话都离不开《诗经》，他们因《诗经》诗情而走到一起，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日暮时分，演出团驱车离开君子馆村，但诗经文化还会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。因为在人们心目中，《诗经》已经不再是一部书，而是一个象征，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。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，都让解读它的人流连忘返。

喜欢相声的沧州人对郎向阳一定不陌生，他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声代表性传承人、天乐祥曲艺社“班主”。他对相声艺术热爱并坚守了40年，如今他的儿子郎骏尘也初出茅庐，在国家级相声舞台上斩获大奖。近日，记者就相声与本土文化的结合、相声教育、传承与发展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郎向阳： 笑从生活来

本报记者 哈薇薇

全国获大奖 传承代有人

记者：郎骏尘最近在国家级的相声舞台上获了奖，作为父亲，您有哪些感想？

郎向阳：我很欣慰，因为毕竟孩子学习了这么多年，能获得国家级舞台的认可，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他现在的相声说唱团。今年9月，参加了第十四届北京青年相声大赛并进入决赛，作品《我是音乐家》获得三等奖，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演员。10月5日，又获得了第四届马季杯全国大学生相声展演的传承才俊奖。相声表演近200对演员，26对进入决赛，他和他的搭档凭借自己创作的相声《同仁堂》获得了传统赛道的奖项，还是很值得祝贺的。

记者：您在孩子学习传承相声上，有什么独特的教育方式？

郎向阳：学习相声，尤其是在初期，是很枯燥的，很多东西都得一点一点背，节奏、气口、高低等等都得琢磨，一点点掌握。毕竟是小孩子，学学就烦了，也想跑出去玩，有时候我气急了，是真说真打。不过，等到学入门了，看得出来这孩子还是很喜欢相声的，他的竹板打得好，吉他也弹得不错，他对相声有着自己的理解。尽管我们的思想时有碰撞，但我愿意和年轻人探讨，因为他们才代表这个时代未来的方向。

记者：沧州相声已列入非遗，那么在传承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？

郎向阳：为更好地传承相声这门艺术，我于2015年创办了沧州天乐祥曲艺社。2016年，又创办了沧州天乐祥曲艺学校。

从2016年起，除疫情外，天乐祥曲艺学校每年招收小学生200多名，最小的六岁，最大的十五六岁，主要开设包括快板、相声、朗诵、表演、评书等7门课程，极大地弥补了相声人才短缺的状况。我们还经常走进学校，义务传授相声，为孩子们辅导相声创作、快板、故事、情景剧等，也获得了多个国家级和省级奖项。

孤木难成林 笑从生活来

记者：您最初学习相声是什么机缘？学习中遇到过哪些困难？

郎向阳：一开始就是听收音机，听完一遍，再一遍得人家播。后来有录音机了，可是看不到文本，有的句子就靠猜，尤其是贯口，说得又快，有的时候听不太清，到底这菜名叫什么呀？这地名叫什么呀？所以又怕背错了。再有，因为看不到图像，观众笑了也不知道笑什么，所以就挺苦恼。

记者：您学习过程中是否遇到过恩师？受到哪些启迪？

郎向阳：马志明是马三立相声大师的长子，从辈分上来说，他是我的师爷。他说过一个词叫孤木难成林，给我很大的启发。就是说你只会一样很难能够大成。尤其相声还是个杂学，你一定要多会几样，而且会的这几样都要达到一定的程度，它们互相之间才能嫁接，才能有火花。

记者：您创作的第一个相声作品是什么？您认为如何才能创作一个好的作品？

郎向阳：我写的第一个相声叫《武乡赞》，因为我一个贯口叫《论拳》，就是报拳名，能说一百多种拳，和报拳名的形式差不多。我就依托这个节目，写了《武乡赞》，这个作品在市群艺馆张占军老师的指导下，参加了1992年第二届武术节的演出，还获得了河北省的三等奖。

作家贾平凹说，好好生活，坐下来就有写不完的东西。对于相声来说，说相声、学相声，就建立了一套有关相声的思维模式。当你看到一件东西的时候，就会从喜剧的角度去分析它，如果它符合一段喜剧的架构，可能就是一个好相声。好多人有一个误区，



郎向阳

觉得经历一个什么事特搞笑，拿过来就可以写一个相声，其实不是所有生活中可乐的事都能搬上舞台的。

我认为要想写好相声的第一步，就是按照相声的技术和手段去观察生活。大道边儿、小道沿儿发生点什么事，我们看到了，然后记在心里，经过加工、总结，形成相声，最后把它呈现在舞台上。

运河畔采撷 创作本土相声

记者：这么多年您写了很多有关沧州以及运河主题的相声，能举几个例子吗？

郎向阳：在与本土文化结合上，我写过一系列的相声段子。比如一个是关于纪晓岚与乾隆皇帝在运河上乘船路过捷地的传说。传说船正行至捷地，乾隆正好醒，问纪晓岚此处地名是什么？但沧州方言把捷地读成jué dì，听起来不吉利，纪晓岚灵机一动，说了一句，回皇上：此处名叫“醒龙镇”。乾隆虽是纪晓岚随口瞎编，但也龙颜大悦，决定下船察看，在这里题词，留下了乾隆御碑，所以我就把这个传说编进了相声，取名乾隆下船。因为有沧州的元素，观众听着分外亲切，上台台下就有了互动和共鸣。

比如过去运河边上吆喝“倒两梢”，干嘛呢？卖水。从运河挑到岸上就值一个铜板了。然后往城里走，缸市街、书铺街、晓市街，这时候就卖两个铜板了。接着我又把它加入了人情、人性的部分，进行了再创作。比如卖水的这个人缘好不好，扁担一上肩膀就能看得出来。人缘好的扁担前一后，抬腿就走。人缘不好的，他得把扁担横在肩膀上，两个水桶不能离开视线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个人往常说话总吹胡子瞪眼，看见别人摔倒了，他哈哈一乐，水故意不给人打满了，说半路上晃洒了，那么这样的人，小孩们就饶不了他。比如抓把土、扔只破鞋、来只死耗子，一分钱你也卖不了。根据这个资料我写过一个评书，叫《三代运河情》，就是从运河中挖掘人情、人性的东西，观众听后的反响也是非常不错的。

学艺长能耐 提升相声品位

记者：在相声传承中，您和弟子们说得最多的是什么？

郎向阳：在传承方面，和儿子、徒弟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有多大的水和多少泥，你要想拿这泥盖一座房子或者造一座宫殿，你得有多少水啊。你会10段相声，那你在写的时候，能写出一个什么作品来，你会100段，你就能写出一个比会10段强10倍的东西来。话糙理不糙，你继承了多少水，你就能开创新多少“泥”。

记者：面对整个相声界的发展状况，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？

郎向阳：现在比较担忧的就是，台上的相声越来越不像相声了，几个“垫话”放在一块，最后入“正活”的时候，也就是真正说这段相声的时候，就没能耐了。“正活”的部分，三五分钟就讲完了，名字还叫这个名字，羊上树还叫羊上树，前面就是为了效果而效果，很浅的东西在前面，就失去了艺术的完整性。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观赏性、艺术性都不考虑了，只考虑趣味性，这是不对的，降低了相声的品位和艺术水准。

田玉洲书画篆刻作品展开展

本报讯（记者魏焕光）日前，墨聚沧海——田玉洲书画篆刻作品展在沧州博物馆开幕。

田玉洲籍贯沧县，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沧州市美协副主席，主攻文人大写意画艺术，诗书画印修养全面。擅画猛禽、蝴蝶、花鸟、鳞介果蔬及山水人物，画风放逸雄浑质朴典正、洒脱秀润自然清新。美术作品曾被某些单位和个人收藏并编入数十种画集，被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有《连年有余》《工笔猛禽画法》等多部个人专著和《画鹰浅说》

《国画艺术二十四品》等学术论文发表。提到书法、篆刻、画作三者的关系，田玉洲告诉记者，“书画同源”，书法是中国画的基础，从书法中画家可以汲取营养，增进画作的神韵，而篆刻则能让画家的笔力中透出一种“金石气”，三者是相辅相成的。

此次展览展出了田玉洲40多年来各个时期的书画篆刻作品约120幅，涵盖诗文、书法、山水画、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，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他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。展出将于10月30日结束。



演员表演《诗经》 常连祥 摄